

↓三坑老街的招牌古色古香。(簡品心攝)

三坑老街很短 故事卻很長

簡品心 / 報導

那是二〇一二年冬後最冷的一天，景物濛濛地全被雨絲遮了住，遊客寥寥。三坑老街彷彿回歸了那個沒落卻幽靜的時代，然而，三兩行經的遊人與店家的招呼聲，又使居民憶起了愈久遠之前，這條街如何背負著「龍潭第一街」的盛名，繁榮昌盛。

龍潭第一街 因水庫興建而沒落

古時，三坑老街擁有一座碼頭，依靠鄰近的大漢溪，河運發達而成為貨物集散中心。它是龍潭地區第一條發展出商業行為的街衢，因而稱「龍潭第一街」。三坑村村長徐美惠形容，老街的街屋有閣樓、柱子有雕刻，以及極具特色的「殿指磚」（因形如燕尾，也稱「燕子磚」），都是此處歷史悠久的證明。

然而，由於石門水庫的興建，造成大漢溪水位降低，無法行船。此後陸運取代水運，繁華一時的三坑老街也逐漸沒落。

二〇〇三年，桃園縣政府在三坑地區興建了全國自行車道。二〇〇八年，三坑地區舉辦客家桐花季、客家文化節，引起當時的桃園縣文化局長陳學聖注意。陳學聖認為三坑地區還保有傳統氣息，便連接自行車道與客家文化，替三坑宣傳與行銷。

傳統氣息濃 再造客家觀光勝地

經由許多長輩推動客家文化，三坑逐漸在電視、偶像劇、雜誌、電台等媒體嶄露頭角，且入圍二〇一二年金鐘獎的《老街狂想曲》在此拍攝，更進一步打響了三坑的知名度。它特有的歷史建築與文化，逐漸成為觀光旅遊的熱門地點。

「三坑老街雖然短，但是客家人的人情味很濃厚，是與一般老街最大的不同。」談及僅約兩百公尺的老街，徐美惠卻難掩自豪的神情，



↑客家傳統美食牛汶水。一、三坑老街中，處處可見現代與傳統面貌共生。(簡品心 / 攝)



「一般的老街都是商業行為比較濃厚，都租給外地人去做，三坑老街則是在地人居多。」

由於居民平時在工廠等地上班，這裡的店家如客家傳統美食小販、餐廳平日休息，假日才營業，傍晚五點左右便早早收工。對於觀光客的來說，很不方便。徐美惠解釋，「因為我們在這邊生活，也有家庭。我們不希望因為做生意，而沒有顧到家人的生活。」

觀光產業急速發展，三坑老街正學著面對接踵而來的課題。「阿秋姨牛汶水」的老闆呂春枝笑說，直到自己開店，才明白何謂「靠天吃飯」，兩天與陰天都會對生意有所影響。她表示，由於腳踏車風潮減弱，近兩年來的遊客人數較少，然而遊客流量太多也忙不過來，希望能平穩地過就好。

在地人經營 也盼有藝術家進駐

徐美惠希望未來能發展紀念品、農業特產或客家服飾的店面，也希望有藝術家進駐。她更

希望在地人能自製，靠自己的力量管理交通，才能控制觀光的品質。

發展觀光後該如何保存傳統，三坑老街居民劉信榮表示，即使觀光客繁多，老街依舊維持著舊有面貌。徐美惠則認為這個議題見仁見智，若要保存歷史文物，生活與銷售空間便有所不足，無法提升年輕人返鄉的意願。如今，三坑老街的人口外流問題嚴重，年輕人向外發展，徒留長輩固守舊地。見此，徐美惠希望政府能幫居民保留臨街的走廊與客廳，用以展示傳統文化。裡頭的居住空間便可擴建、增蓋，吸引年輕人歸返，使三代同堂不再是夢想。

徐美惠希望年輕人返鄉協助農民生產，發揚在地產品。比方說，現在的耕地只剩從前的一半，廢耕的農田便可交由他人改造成休閒農業，成雙贏局面。對農民而言，老人年金不會減少，財產也還在，不需要完全出售農地，只要靠出租便可營利且創造觀光利益。

此外，徐美惠正推動三坑地區的無毒農業。發展有機農業的費用高昂，因此欲採用無毒農

業的方式來耕作。稻米、茭白筍、蘿蔔等作物，若農民用無毒方式種植，將提高遊客的購買意願，創造少量、高品質與高價格的銷售模式。

留住年輕人 發展無毒休閒農業

徐美惠希望農業委員會能將三坑看作一示範區，使全部的農民都發展休閒農業與無毒農業。也希望與企業合作，讓企業認養農地，農民幫忙種植與田間管理，企業則獲得收成的產量。然而，此計畫仍有待溝通不同農民的意見與各方利益考量。

年輕人願意發展休閒農業，願意增建公共設施，例如涼亭、廁所、公共景觀等，以吸引觀光人潮，然而長輩們持保留態度。地主們無法理解將自己的土地捐出來的理由，就像他們需要營銷農作物，卻無法兼顧品質，導致農業遲遲無法轉型。而這都是需要不斷協調的。

就住家而言，許多人因空間不足問題，希望能改建房屋，卻受限於中山科學研究院的人口密度總量管制。不過，就另一方面而言，卻也因禍得福，正因為保存了老房子，保存了歷史價值，此地才能發展出興盛的觀光。

採訪的同時，三坑老街的永福宮正在整修，二〇一三年則預計修繕石板路，並希望營建署與文化局相關單位能協助修補老房子的損壞部分。至於如何協調所有權人的意願與觀光營利的需求，徐美惠表示，「要有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一個計畫，才敢把土地所有權人找來，告訴他們我們要怎麼修繕、政府補助多少。」

傳統與現代 面臨掙扎亟待協調

無論是農民，或者在三坑老街成長、生活的居民，都對這塊土地抱有深切的情感。許多人驕傲地表示此地保持純樸的風氣，沒有什麼改變，發展觀光的時候也希望誰能維護傳統。劉信榮在老街出生，也在老街生活，至今已八十二年。他透露自己從來沒有考慮過搬遷這塊土地，這裡有他鍾愛的房子，有田，有米畝，也有他自小熟悉的單純風氣。

由於老家空間不足，徐美惠是置產在外地，不過她說，「我很喜歡這塊土地，所以我沒有離開三坑過。」即使遷離了三坑，她依舊心繫這條街，甚至修繕此地的老房子經營餐館，成為其他居民改建老屋的模範。

至於下一代的傳承，徐美惠期望著，讓教育改變下一代的觀念，才能保護、復育此地的環境，讓三代同堂的夢想，能在這一代實現，讓三坑不再是人口外流的老鄉村。

三坑老街由繁榮走向衰退，又因緣會地起死回生。它發展出興盛的觀光，步上現代進程，卻也面臨傳統與現代的掙扎，老老與年輕人的觀念抵觸等課題。未來，它也將肩負著「龍潭第一街」的美譽，持續成長。

探訪側記

300公尺一條街 6個小時走不完

我很慶幸採訪三坑老街，也很慶幸與街上的所有人相遇。

採訪當日是個飄著細雨的寒冬，遊客們寥寥可數，而我彷彿由此窺見了老街平日的清冷與靜謐。我想，這兒的居民，也許每個人都需要替換不同的面貌吧。平日普遍地上下班、與家人共享親密而不受干擾的時光，週末則起了大早製作麵包、紅龜粿，以銷售

給絡繹不絕的觀光客。身為外地人的我，無法明白在歷史變遷、觀光興盛之後，這種彷彿時代所驅的轉變，對居民而言究竟是好是壞。然而他們總笑著說，這兒沒什麼改變，自是於周圍濃厚的人情味與傳統風氣。

待在三坑老街整整六個小時，兩百公尺的一條街，足夠來來回回地走上數百次，我卻沒有時間回頭走第二遍。老街那樣短，卻有太多能看、能聽、能感受的事物了。著名的旅遊景點也好，隨處一角的流水潺潺也罷，或者居民的熱心善談，都讓我覺得自己何其幸運，能藉由這個作業，與三坑老街相連結。

即使只是從表層拂過，這次的採訪恐怕依舊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畢竟它使我思考了

學習了那麼多。我想記者終究是個立足於與他人羈絆的職業，而三坑老街賦予我的「絆」，是會在嚴冬中發著光芒的。(簡品心)

三坑老街 (桃園縣龍潭鄉)

三坑老街曾經依靠大漢溪的河運，是商業繁盛的貨物集散中心。然而，隨著石門水庫興建，陸運取代水運，它便逐漸沒落。直到二〇〇八年，此地才發展觀光，憑藉保存良好的歷史古蹟、特色美食，以及濃厚的人情味，成為當今的旅遊勝地。



三坑村村長徐美惠，改建老屋另開餐館，餐館牆壁上頭留有許多名人簽名。(簡品心 / 攝)



勝興車站，雖然曾經整修過，但還是保存了原有的特色。(洪詩宸 / 攝)

彷彿厭倦了前幾日陰雨綿綿的天氣，溫暖的陽光探出頭來，金黃耀眼的光輝照在勝興車站古樸的街道上以及來往的遊客身上。為數眾多的遊客或在街道中穿梭，或在早已停駛的鐵路邊漫步、拍照留念。雖然勝興車站已經是熱門的觀光景點之一，卻仍舊保持著那份純樸的氣息，令人難以想像在轉變為觀光景點前，它曾經歷過一段舊山線沒落的沒落歲月。

十六份驛站 繁華轉運據點

勝興車站舊名十六份驛站，位於舊山線鐵路線上，早在民國前五年，也就是日治時期便建立了，在當時是做為樟腦和香茅油等貨物的一個中轉站。其舊名「十六份」便是因為當時在兩座山頭間有十六座煉樟場而得名，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後才改名為勝興車站。

另外傳說勝興車站被九座形似虎頭的山頭包圍，所以當初日人在建造勝興車站的時候，特地在屋簷下添加了鋸齒狀的木板以及八卦和尖矛的造型，以期能驅災避禍。不過奇妙的是，這樣的風水建造似乎真的起了作用，在民國二十四年的臺中州大地震中，舊山線上的橋梁、洞穴全數震毀，唯有勝興車站屹立不搖。

可惜的是就算勝興車站熬過了自然的災難，卻撐不過民國八十七年時，因為海拔太高，難得爬上爬下太耗費成本而被臺鐵廢除的命運。直到過了幾年後車站被觀樹基金會所認養，經過努力，又從沒落的鄉村搖身一變為今日熱門的觀光景點。

勝興車站早期是貨物的中轉站，火車要添加燃油還是補給物品都會在這兒完成。在當時一



劉科成從小就在勝興村長大，對這裡有難以抹滅的情感。(洪詩宸 / 攝)

個車站只能讓一戶人家申請鐵路貨運，當地著名的客家餐廳興勝客棧便是那時候申請鐵路貨運時開始營業。

大的拉小的 跳火車上學去

已經傳承到第三代的勝興客棧老闆劉科成說村裡的孩子們感情都很好，上學都是由大的孩子帶小的孩子一起去上課，這些孩子也不在月臺上等車，而是站在鐵路邊等著火車，等見到火車駛到他們那邊時，孩子們便一個拉著一個跳上車。

這如同電影般的情節頗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和

震驚？劉科成解釋，這是因為當時所使用的火車頭還是柴電和蒸汽火車頭，起駛的速度並不快，因此孩子們跳上火車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提到這裡時劉科成一頓，笑著說：「我記得是我國中三年級的時候，住在這裡的小朋友一票都不知道當天來的是電車頭。結果當它一鳴笛要出發的時候，我們就衝出去，就嘩的一衝，根本連它的車廂都摸不到。」

勝興車站位於臺灣西部縱貫線的最高點，此外它的坡非常的陡，約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二十六的斜率。也許對現在的社會來說這樣的斜率並沒有什麼，但是在柴電火車頭的年代裡，又笨又重的柴電車頭要將載滿貨物的列車帶上山後，又要馬上面臨下山時的陡坡而不得不煞車。

舊山線廢站 轉型觀光景點

劉科成說鐵路局當時挖了一個新隧道，大概有八公里多，但是它的地勢是平的，成本相對較低，於是鐵路局放棄了勝興車站。在此之前聽到風聲的附近居民，幾乎是走的走、搬的搬，原先繁榮的車站褪去了原本光鮮亮麗的外衣，只留下滄桑之感。

當時因為舊山線廢除而沒落的勝興火車站，因為有留下來的居民積極爭取所有可能轉型為觀光景點的機會，才可能有現在的樣貌。舊山線文化產業協會理事長古勝暉說，勝興不光只是發展鐵道文化，這裡還有客家文化、日本文化，可謂相當多元，但是要轉型為觀光景

點則必須要展開周邊的資源調查，但是當時的苗栗縣政府並沒有多餘的資金來負擔這一部分，所幸華僑集團下的觀樹基金會伸出援手，負擔了這份艱辛而耗資甚鉅的工作，認養了勝興四年，並在這段時間整理出了許多勝興車站能利用的資料，此後勝興的發展便幾乎可說是一帆風順。

時至今日，勝興車站已經成功的轉型為熱門的觀光景點，往來遊人如織，雖然這些遊客不免為當地帶來些環境的困擾，但是古勝暉對此仍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強調這樣的問題是難以避免的，希望觀光客與地區能夠相互尊重，居民也要以身作則。

舊山線文化產業協會成立至今已第七個年頭，成員多為在地的居民和店家，共同致力於舊山線的發展。由於觀樹基金會所幫忙調查及保護環境的前置作業，諸如田野調查及歷史文化，使得協會的起頭順利了很多，至今已有多項建樹，諸如保存歷史與文化建物以及維持環境等。

留住原風貌 期待自屬火車

談到未來的展望，古勝暉侃侃而談地說雖然勝興車站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無法做到確切的人車分道，但是仍舊能維持著這裡原有的風貌。另外最令人心關心的火車復駛議題，他希望能夠是那種在哪裡上下車都可以的觀光火車，若是將火車只侷限在站與站之間，會削弱了觀光客的行動性。



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一〇五級
簡品心、洪詩宸報導



↑臺灣縱貫線海拔最高點的紀念碑，許多遊客都在這裡拍照留念。(洪詩宸 / 攝)



歷史悠久的舊山線鐵道現已封閉成為遊客遊玩的場所。(洪詩宸 / 攝)

探訪側記

月台青苔 斑駁鐵軌 特別迷人

其實在去這趟採訪之前我是頗緊張的，大概是因為是第一次去這麼遠的地方採訪吧！若是說到為什麼會挑到離家超遠的勝興車站，大概就是因為在所有的客家村落中對這裡最有印象了吧。之前我到過勝興車站兩次，一次是跟著媽媽公司的員工旅遊，一次是家裡自己出來玩，不過因為兩次去的年紀都還小，對這裡除了那輛可以讓人上去玩的板車外，所有的記憶都是模模糊糊的。

不過這次去才真正體認到勝興車站的美。以前去到勝興車站的月台上都覺得沒什麼，看來去就是一堆鐵軌和石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年紀漸長，突然開始覺得這幅幾乎沒變過的風景變得非常迷人，不論是月台上的青苔還是斑駁的鐵軌，都讓我忍不住就拍了好幾張照片下來。

不過可惜的是位在鐵軌盡頭的洞穴，從過去到現在我都沒有機會去走一趟，有點好奇那隧道的另外一端是什麼，希望下次再來對勝興火車站的時候能有機會走一趟，如果能搭上復駛的火車就更好囉。(洪詩宸)

小檔案 勝興社區 (苗栗縣三義鄉)

勝興車站在民國八十七年因為成本考量而停駛後，成功轉變為熱門觀光景點。它曾是縱貫鐵路中海拔最高的車站，在月臺上有一個海拔標高的紀念碑，是許多鐵道迷來到這必會合影留念的景點之一。除了車站本身是在日治時期建之外，車站周邊也有包括龍騰斷橋等歷史建物。

另外他還提到希望勝興能夠有一列屬於勝興自己的小火車，這輛小火車能夠天天開，而古董級的蒸汽火車只需要在特定的時候出來就行了。「古董的東西每天出來還有它的價值在嗎？」古勝暉如是說。